



煮豆燃豆其  
豆在釜中泣

世說新語姓彙韻分卷之十一

漢

陸

字子春吳郡吳人

陸子春姿容如玉威儀秀異先武嘗登臺見而

偉之歎曰南方故多佳人

閱嘉着越布單衣上見而好之自是常教

吳

陸

字敬風遷於子世忠鯁有長壽志好學

左丞初為建忠接屬雖有軍事手不釋卷

孫皓問丞相陸凱曰卿一宗在朝有幾人陸曰

二相五侯將軍十餘人皓曰盛哉陸曰君賞臣

忠國之盛也父慈子孝家齊世進今政荒民弊

晉

覆一是懼臣何敢言盛

陸機字士衡吳郡人祖遜吳大司

馬機博學善屬文非禮不動與弟雲

在獲二空張華見而說之曰平原內史

陸機詣王武子武子前置數斛羊酪指以示陸

曰卿江東何以敵此陸云有千里尊羹但未下

益豉耳

葛稚川名洪丹陽人少好學家貧伐薪以買紙

知棋局幾道樗蒲齒名為人木訥不好榮利閉

門却掃未嘗交遊於餘杭山見何幼道郭文舉

目擊而已各無所言尋書問義不遠數千里此

峴冒涉期必得遂究覽典籍若好神仙導養

之目陸平原之文如玄圃積玉無非夜光

陸士衡入洛次河南偃師近夕結陰投宿民居

見一少年姿神端遠與士衡言玄妙有辭致士

衡心服其能乃提緯古今總驗名實少年亦不

甚欣解既曉辭去士衡脫驂逆旅姬曰此東數

千里無村落止有山陽王家墓耳知所遇者輔

嗣也士衡由此妙達玄理

盧志於衆坐問陸士衡陸遜字伯陸統是君何

物荅曰如卿於盧毓字子家盧延字尚書士龍

失色既出戶謂兄曰何至此彼容不相知也

士衡正色曰我父祖名播海內寧有不知鬼子  
 敢爾議者疑二陸優劣謝公以此定之志陸雲  
 蔡司徒在洛見陸機兄弟住參佐屏中三間瓦  
 屋士龍住東頭士衡住西頭士龍為人文弱可  
 愛士衡長七尺餘聲作鐘聲言多慨慨陸雲  
 張華見褚陶語陸平原曰君兄弟龍躍雲津顧  
 彥先鳳鳴朝陽謂東南之寶已盡不意復見褚  
 生陸曰公未覩不鳴不躍者耳褚陶  
 陸平原在洛夏月忽思齋東頭竹篠中飲語劉  
 寶曰吾思卿轉深矣陸雲

陸平原河橋敗為盧志所詭被誅

成都王譙討長沙王又使

機為都督先鋒敗於七里澗長史盧志與黃門  
 孟玖誣機謀反所殺穎乃使率秀斬機先是機  
 夕夢黑幔繞車手決不開惡之明且秀兵奄至  
 機解衣服着衣惟見秀容貌自若遂見害明年  
 四十三軍士莫不流涕是日天地霧合大風并  
 木平地久雪初陸抗誅步闡百口皆盡有諸尤  
 之及機雲見臨刑歎曰欲聞華亭鶴唳華亭吳  
 言三族無遺也有清泉茂林機可復得乎機為河  
 兄弟共遊於此十餘年不如華亭機  
 角之聲謂人曰聞此不如華亭機  
 亭機喚故臨刑而有此歎機  
 陸雲字士龍機弟也儒雅有俊才容貌瑋瑋機  
 陸雲開強記善著述六歲能賦詩時入以為項

晉

陸機字士衡  
 陸機字士衡清河內史為成都王所害  
 陸機字士衡清河內史為成都王所害  
 陸機字士衡清河內史為成都王所害



陸士龍好笑嘗著練幘上船水中自見其影便大笑不已幾落水

晉 陸玩 字士瑗吳郡吳人祖涓父英玩器量淹雅

陸太尉詣王丞相咨事過後輒翻異王公作其如此後以問陸陸曰公長民短臨時不知所言既後覺其不可耳

王丞相初在江左欲結後吳人請婚陸太尉答

曰培塿無松栢薰蕕不同器 培塿小阜 玩雖不才義

不為亂倫之始 王導

陸玩拜司空 是時王導與陸亮相繼薨殂朝野憂懼以玩德望乃拜司空玩辭

謙不獲乃發息謂朋友曰以我為三有人請之公是天下無人矣時人以為知言

索美酒得便自起瀉着椽柱間地祝曰當今乏

才以甬為柱石之用冀傾人棟椽玩笑曰戢卿

良箴

陸太尉詣王丞相王公食以酪陸還遂病明日

與王牋云昨食酪小過通夜委頓民雖吳人幾

而傖鬼

晉 陸納 字祖言玩子也少有清操貞厲絕俗歷吏部郎出為吳興太守

會稽王道子專政委任羣小陸祖言望闕歎曰

好家居織兒欲撞壞之耶朝士稱其忠亮

王道子

齊

陸慧曉

字叔明玩玄孫也清介正立不離文選張思曼嘗曰此江東裴樂也

陸慧曉為晉熙王

名錄太祖第十八子

長史僚佐造見必

起送之或語云長史貴重不宜妄自謙丞陸曰

我性惡人無禮不容不以禮處人又未嘗卿士

大夫或問其故陸曰貴人不可卿而賤者乃可

卿人生何容立輕重於懷抱

宋世吏部都令史咨執選事陸東海在選任已

獨行未嘗與語帝遣人語陸云都令史諳悉舊

貫可共叅懷陸曰六十之年不復能諮都令史

唐

為吏部郎也上若謂身不堪便當拂衣而退

何點嘗目陸慧曉心如明鏡遇形觸物無

然何思遠常如懷冰暑月亦有霜氣

陸羽一名疾字季疵復州竟陵人不知所生有

鴻漸於陸羽可謂為儀乃以陸為氏各示而

野中誦詩擊木能佃不得意

陸鴻漸與常伯熊皆精茶理

鴻漸嘗為茶論說

茶之法造茶具二十四事以都統龍好之

宣慰江南至臨懷縣館或言伯熊善茶季卿請

為之伯熊著黃帔衫烏紗帽手執茶器口通茶  
名區分指點左右刮目茶熟李為歡兩杯既到  
江外復請鴻漸為之鴻漸身衣野服隨茶具而  
入如伯熊故事李公心鄙之茶畢命奪取錢三  
十文酬博士鴻漸風遊江介通狎勝沉及此羞  
愧遂著毀茶論一說李季佛判湖州至維坊逢  
陸士李素熟陸名月傾蓋之  
歡因過揚子釋李曰陸君善於茶蓋天下聞名  
矣况揚子南零水又殊絕令軍士挈瓶請南零  
俄水至陸曰非南零者傾之至半陸遷曰自此  
南零者矣使大駭曰某自南零齎至此舟揚覆  
半把能水增之處士神鑒其取憶焉李與廣從  
皆大駭愕李曰問歷處之水陸曰楚水第一晉  
水最下李曰命筆沈  
口授而次為之

### 齊竺景秀

齊高帝有故吏竺景秀嘗以過繫作部高帝語

荀伯玉字弄璋廣陵人仕宋為晉安王參軍卿  
高帝為南兖州刺史轉驃騎中兵參軍

此看景秀不答曰數往候之備加責誚景秀言

若許其自新則吞刀刮腸飲灰洗胃帝善其言

乃釋之

### 唐

狄仁傑字懷英太原人神功元年拜鸞臺侍郎  
中宗在房陵仁傑每奏對無不以母子

息情為言后省悟召還  
中宗反正追贈司空

狄仁傑為相有盧氏堂姨居午橋別墅仁傑伏

臘脩禮甚謹嘗雪後休暇候盧氏適見表弟挾

孤矢携雉兔歸羞味進於堂上顧揖仁係想甚  
輕傲仁傑曰啓曰某幸為相表弟有所欲願悉  
力從其請姨曰吾止有一子不欲令事女主仁  
傑漸而去

晉

石崇

字季倫苞子也生於青州故小名季奴為  
荊州刺史劫奪殺人以致巨富後為趙王

倫所

殺 潘岳劉冀 王

石季倫嘗與長水校尉孫季舒酣宴孫慢傲過  
度季倫欲表免之裴叔則聞而謂之曰季舒酒  
狂四海所知足下飲人狂藥責人正禮不亦乖

手

裴叔

石崇每與王敦入學戲見顏原憲象而歎曰

若與同升孔堂去人何必有間王曰不知餘人

云何子貢去卿差近石正色云士當令身名俱

泰何至以甕牖語人為戶牖

石崇為客作豆粥咄嗟便辦恒冬天得非萍蘩

又牛形狀氣力不勝王愷牛而與愷出遊極晚

發爭入洛城崇牛數十步後迅若飛禽愷牛絕

走不能及每以此三事為搯腕乃密貨崇帳下

都督及御車人問所以都督曰豆至難煮惟預

作熟末客至作白粥以投之非萍蘩是搯其根



雜以麥苗甫後問馭人牛所以馭馭人云牛本  
不遲由將車人不及制之甫急時聽偏轅則馭  
矣愷悉從之遂爭長石崇後聞皆殺告者王愷

### 唐石野猪

僖宗名僖懿宗子親任官字驍者善騎射劍槊

法筭至於音律籥博無不精妙好蹴鞠鬪鷄尤  
善擊毬嘗謂優人石野猪曰朕若應擊毬進士  
舉須為壯元對曰臣若遇堯舜作禮部侍郎恐  
陛下不免駁放上笑而已

### 宋石中立字表臣洛陽人父熙載中立性疎曠

盛度字公量餘杭人累官翰林學士體豐肥

一日自殿前趨出宰相在後盛初不知忽見即  
欲趨避行百餘步乃得直舍隱於其中石學士  
中立見其喘甚問之盛告其故石曰相公問不

盛曰不問別去十餘步乃悟罵曰奴乃以為

片過之丙吉為相嘗出逢清道羣鬪者死傷橫道吉  
使騎吏問逐牛行幾里矣或譏其失問吉曰民  
聞相後值長安令京兆尹職所當禁宰相不親  
小事非所當於道路問也方春小暑用事未可  
太熱恐牛近行用暑故喘也此時氣失節恐有  
傷也三公典調和陰

晉翟湯字道淵南陽人漢方進之後也葛行任表  
義讓廉潔饋贈一無所受值亂多寇問湯

各德皆不取犯初度亮臨江州聞湯之風東帶  
躡履功其禮甚恭湯日使君宜敬其枯木  
抄耳亮稱其能言表薦之微國子博士  
不赴主簿張玄曰此君卧龍不可動也

南陽翟道淵與汝南周子南少相友共隱于尋

陽庾太尉說周以當世之務周遂仁翟秉志彌

固其後周詰翟翟不與語

魏

沐並字德信河間人有志介黃初中為成阜令

生民之始教有世之車庸也故力行則為君子

不務老終為小人然非聖人莫能履其從容也

是以養生送死苟竊非禮由斯觀之陽事瑀璠其

正焉鼓楯俗之大義未是速朽此言儒教撥亂反

之實論也若能原始要終以天地為一區萬物

為芻狗該覽玄道求形影之宗同禍福之素一

死生之命吾有慕於道矣夫道之為物惟恍惟

忽壽為欺魄夭為竟沒身淪有無與時消息舍

繫陰陽甘苦太極奚以棺槨為牢衣裳為纏屍

適莫又楊王孫裸體至夫末世綠生惡死之徒

含珠璣又楊王孫裸體至夫末世綠生惡死之徒

紆絮藉以履灰千載僵燥托芻神仙人於是大教

豈復識古有衣薪之鬼而野有孤狸之窟哉吾

以材質穉穉於厚委謂莊子為放蕩以王孫為

苟得獲沒即以善身襲於王孫矣上以懸市朝

沐德信少以清介名吳使諸葛子瑜也朱義封

至然丹陽人任圍樊城遣船兵於峴山東斫材

詳荆兵人作食有先熟者呼後熟者共食後熟

齊

者答言不煩爾呼者曰汝欲作沐德信耶

穆提婆宮婢陸令萱子也令萱坐其父酪超謀

為女侍中令萱引提婆入侍主朝夕職承宗選

開府儀同解律后之從姪穆舍利自罷於齊主

令萱乃為之養母因

令提婆冒姓穆氏

陳師伐齊壽陽克之殺刺史王琳齊主聞之頗

以為憂穆提婆曰假使國家盡失黃河以南猶

可作一龜茲國更可憐人生如寄惟當行樂何

用愁為齊主即大喜酣歌鼓舞

唐

谷那律魏州人淹識羣書褚遂良日

高宗出獵遇雨問諫議大夫谷那律曰雨衣若

晉

為不漏對曰以尾為子則不漏上曰此不復出

獵獵

伏字玄度昌平安丘人少有才學為桓

王中郎令伏玄度習鑿齒論青楚人物洧以春

叔管仲隰朋召忽輪高壽成交丘人逢丑父

嬰消子戰國時公羊高孟軻蘇衍田單荀卿

類歌無子於陵仲子王叔即墨大夫前漢時伏

其先生後吳時大司徒伏三老江革逢萌龔慶

宗禰正平劉成國魏時管幼安郡根神華子魚

其多才漢廣之風不同雞鳴之篇子文叔

與管晏比德接輿之教鳳兮魚父之詠  
陰也人之折子貢市南宜倚屠羊說之不為利  
匪魯何連不及老萊夫妻田光之於屈原  
卓茂無辭來天下管細安不勝龐公龐士元不  
推華子魚何魯二尚書獨步長魏朝樂令無對  
於晉世若伏羲炎南郡少昊長沙舜舜零陵  
比其人則準的如此論其士則羣聖之所  
其風則詩人之所歌尋其事則未有赤眉黃巾  
之賊此何如青州耶治臨成以示韓康伯康伯  
與和往反鑿齒無以對

者無言王曰何故不言韓曰無可無不可

孝武在西堂會伏滔預坐還下車呼其兒

夫語之曰百人高會臨坐未得他語先問伏

滔何在在此示此故未易得為人作父如此何

漢

如龍

服虔字子慎樂陽人少行清苦為諸生治春秋左氏傳為作訓解舉孝廉為尚書郎九江

太守鄭玄

服虔既善春秋將為註欲參考同異聞崔烈字

姓名為烈門人貨作食每當至講時輒竊聽戶

壁間既知不能踰已稍共諸生叙其短長烈聞

不測何人然素聞虔名意起之明早往及未寤

便呼子慎子慎虔不覺驚應遂相與友善

畢卓字茂世新蔡人必傲達為吏部郎嘗飲酒

晉

畢卓字茂世新蔡人必傲達為吏部郎嘗飲酒

取飲之主者謂是盜執而縛之知為吏部也釋  
之卓遂引主人燕察問取醉而去官平南長史  
畢茂世云一手持蟹螯一手持酒盃拍浮酒池  
中便足了一生

隋

薛道衡

字玄卿河東汾陰人六歲而孤專指好  
學及長才名益著裴獻目之曰昂遷河

今復遇薛君矣官司隸大夫

薛道衡嘗遊鍾山開善寺謂一沙彌曰金剛何

為努目

法苑珠林云西方有神人相類野獐  
身被金甲手持寶刀各目金剛善惡世

專說法于

菩薩何為低眉

金剛經註云菩薩普也  
能普濟衆生

故曰菩薩猶儒者

沙彌答曰金剛努目所以降

伏四魔

婆娑論問云何故名魔答云斷慧命故  
名魔猶次痛行放逸善自身故名魔

印法門經云以無所為心印降諸魔當知有四  
一老慈魔二者煩惱魔三者死魔四者天魔

菩薩低眉所以慈悲六道

華嚴經云六道皆有  
罪過謂天道人道魔

道地獄道餓道道衡憮然稱善

薛道衡聘陳侯人日詩云入春纔七日離家已

二年南人嗤之曰是底言誰謂此虜解作詩及

云人歸落鴈後思發在花前乃喜曰名下固無

虛士

晉

習鑿齒

字彥威襄陽人

釋道安後辯有高才自北來荆州與習鑿齒相

見道安因自通曰彌天釋道安習答曰四海習

鑿齒當時以為名對晉書

習鑿齒史才不常宣武甚器之未三十便用為

荊州治中鑿齒謝朓亦云不遇明公荊州老從

事耳後至都見簡文返命宣武問是相王何如

答云一生不曾見此人從此忤旨出為衡陽郡

性理遂錯於病中猶作漢晉春秋品評卓逸鑿

漢晉春秋作溫觀觀之心也其論略曰靜漢末

累世之交爭靡九域之蒙晦大定千載之盛功

者皆司馬氏也若以魏百代王之德則不之有

帝王况暫割製州之衆我且漢有條周之壽則

晉無所承魏之迹矣春秋之世吳楚稱王若推

有德彼必自係於周不推吳楚也况

長壽廟堂吳蜀兩定天下之功也

習鑿齒孫興公未相識同在桓公坐桓語孫可

與習參軍共語孫云蠢爾荆蠻敢與大邦為讐

習云薄伐獫狁至于太原小雅詩也晉乘陽人

相識 ○ 孫興公

習鑿齒以脚病廢居里巷符堅滅樊鄧素聞鑿

齒名與釋道安並致馬與語大悅以其蹇疾裁

堪半丁堅與諸鎮書曰晉氏平吳利在二俊今

破漢南得士一人半耳安符堅

### 漢 聶季寶

李元禮一世龍門時同縣聶季寶小家子不敢

宋

見元禮杜周甫名憲穎川考城人少有為尚書令黨事起與李膺俱坐而李行相知季實賢不能定名以語元禮元禮呼見坐置砌下牛衣上一與言即決曰

此人當作國士後卒如元禮言李膺

葉義問字審言嚴州壽昌人建炎初進士官吏部侍郎同知樞密院事

金主亮南侵紹興三十一年亮調軍六十萬自將南來命葉義問視

師江上義問素不習軍旅會劉錡字信長德順善射聲如洪鍾張浚一見奇其才以為沮原

略使擢江淮浙西制置使兼金師屢戰克捷金主亮之南也下令有敢言錡姓名者非不殺

舉南朝諸將問其下孰敢當者皆直姓名其答如響至錡莫有應者金主曰吾

自當之然錡卒以病不能成切捷書至讀之至

晉

金賊又添生兵顧問吏曰生兵是何物聞者掩

索靖字幼安燉煌人少有羣之量與鄉人

燉煌五龍靖該博經史兼通內緯傳玄張華與靖一面皆厚與之相結出為西域戊己校尉

史張勃表靖才藝絕人宜在臺閣武帝擢為尚書郎與襄陽羅尚河南潘岳吳郡顧榮同官成

器服 ○ 陽詢

索靖有先識遠量知天下將亂指洛陽宮門銅

駝歎曰會見汝在荆棘中

岳柱字止所一字蕪山自幼容止端嚴

岳柱年八歲時觀畫師何澄長沙人工畫陶母

元

剪髮圖指陶母手中金釧詰之曰有山可易

何用剪髮何大驚即易之陶母事

諸葛亮字孔明其先葛氏瑯琊諸葛人後徙陽

氏亮父珪字君貢泰山郡丞亮早失怙

蜀為亮南平身長八尺每自比管仲樂毅時人

美之許也惟博陵崔州平穎川徐元直謂為信

然先主也惟博陵崔州平穎川徐元直謂為信

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先主曰君與俱來矣曰此

入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先主遂請亮謂曰利張

遷丞相益州牧率眾北征卒于渭南

諸葛武侯與司馬宣王治軍渭濱克日交戰宣

王戎服蒞事使人視武侯獨乘素輿葛巾毛扇

指麾三軍隨其進止宣王歎曰諸葛君可謂名

士矣馬

諸葛瑾字子瑜以孝稱弟亮及從弟懿字

休仕魏歷揚州刺史並有盛名各在一國於時以

為蜀得其龍吳得其虎魏得其狗詎在魏與夏

侯玄齋名瑾在吳吳朝服其弘量

吳諸葛靚字仲思子也正有才望仕吳為大

不見世祖世祖叔母瑯琊王妃靚之姊也世祖

後諱者咸曰靚紹靚一人然後知忠孝之道區

諸葛靚後入晉除大司馬召不起以與晉室有

諸葛靚後入晉除大司馬召不起以與晉室有

諸葛靚後入晉除大司馬召不起以與晉室有



讎常背洛水而坐與武帝有舊帝欲見之而無  
由乃請諸葛妃呼靚既來帝就太妃問相見禮  
畢酒酣帝曰卿故復憶竹馬之好否靚曰臣不  
能吞炭湊身今日復覩聖顏曰歸泗水行帝於  
是慚悔而出

吳

諸葛恪

字元遜瑾長子也少有才名諡恭

恪曰藍田王生真不虛也

曾有白頭烏集吳殿前孫權問羣臣此何鳥也

諸葛元遜對云此名白頭翁張輔吳

字子布

自以坐中最老疑元遜戲之

因曰恪欺陛下未嘗聞鳥名白頭翁者試使恪  
獲末白頭母元遜曰鳥名鸚母未必有對試使  
輔吳獲末鸚父張不能答

諸葛瑾為豫州遣別駕到臺語云小兒知談卿  
可與語連往詣恪恪不與相見後於張輔吳座  
中相遇別駕喚恪咄咄即君恪曰朝之曰豫州  
亂矣何咄咄之有答曰君明臣賢未聞其亂恪  
曰昔唐堯在上四凶在下答曰非惟四凶亦有  
丹朱於是一座大笑

晉

諸葛恢

字道明靚子少有令聞補為名賢也

難江左中宗召補主簿累遷尚書令

諸葛令王丞相共爭姓族先後王曰何不言葛  
王而云王葛令曰謗言驢馬不言馬驢驢寧勝

馬耶

晉

諸葛玄

字茂遠父緒魏雍州刺史  
玄有逸才在至司空

諸葛玄年少不肯學問始與王夷甫談便已超  
請王嘆曰卿天才卓出若復少加研尋一無所  
愧玄後看莊老更與王語便足相抗衡

諸葛玄在西朝少有清譽為王夷甫所重時論  
亦以擬王後為繼母族黨所讒誣之為狂逆將  
遠徙友人王夷甫之徒詣檻車與別玄問朝廷

何以徙我王曰言卿狂逆玄曰逆則應殺狂何  
所徙

漢

皇甫規

字威明安定朝那人官度遠將軍與太  
常張奐然明太尉段熲相明並知名顯

字三明

皇甫度遠解官歸鄉時有以貨得鴈門太守百  
書刺投謁度遠卧不時起既入見問卿前在郡

食鴈美乎有頃白王節信

名符安定人少好學  
與馬融實章張衡崔

友善安和之後世務遊官更相薦人符獨  
介不同於俗以此不待外達志意繼憤隱居

書三十餘篇  
名潛夫論 在門度遠驚遽而起衣不及帶屣

履出迎接手入坐極歡而別時人為之語曰徒

見二千石不如一逢掖

晉皇甫謐字士安安定人曾祖嵩漢太尉祖叔獻

富貴獨守寒素所養叔母歎曰昔孟以二

成于曾父以烹豕存豕豈我居不下隣何爾魯

之甚乎修身篤學自汝得之於我何有日對之

流涕謚乃感激年二十餘就鄉里席坦受書遭

人而問以布寧日武帝借其書二車遂得博覽

徽太子中庶子謚郎並不就終於家

皇甫謐有從姪子梁柳為城陽太守將之官或

勸士安餞之士安曰柳為布衣時過吾吾送迎

不出門食不過鹽菜今送之是貴城陽太守而

輕梁柳非心所安玄晏春秋曰七年春子長三

子梁柳編刑

陳相刺共

晉胡母輔之字彥國泰山奉高

胡母彥國吐佳言如屑後進領袖

胡母彥國至湘州爾時三伏中彥國坐正衙搖

扇視事其子子光名謙從容顧語曰彥國復何

為自貽伊戚

亭令狐綯字子直父斐僕射綯舉進士

令狐相鎮淮海日嘗遊大明寺西壁題云一人

堂堂二曜同光泉深尺一點去水傍二八相連

不欠一邊三樑四柱烈火燃除却雙鈎兩日全

諸賓幕莫能辨有支使班蒙曰一人非大字乎

二曜者日月非明字乎尺一者十一寸非寺字  
予點去冰傍水字二人相連天字不欠一邊下  
字三擦四柱而烈火無字兩日除雙鈞此字得  
非大明寺水天下無此乎衆皆洗然

令狐綯在翰林日夜對禁中帝命以乘輿金連

華炸送還院吏望見以為天子乘俄傳呼曰字

士歸院綯初為學士夜對禁中宣宗以玉杯斟

朕聽政之暇未嘗不披尋史籍此先朝所遺金

鏡一卷則尚書大禹謨復問卿曾讀金鏡不試

舉其要綱抗聲而論至亂未嘗不任不肖理未

嘗不任忠賢任忠賢則享天下之福任不肖則

受天下之禍上止之曰朕每讀至此未嘗不三

復後已書又云任賢勿貳去邪勿疑是則致

昇平當用此言為首舒拆舞曰補曰先臣父每

言金鏡垂裕可為萬口格言自非稟賦文思

以探其壺與况堯舜禹湯之道在典謨詩書之

間陛下不以黃屋為尊每觀之於夙夜將欲擇

夏侯玄字太初善為司馬仲所嘗 ○傳

夏侯泰初與廣陵陳本字休元將軍善本與玄

在本母前宴飲本弟騫字休淵官行還徑入至

堂戶泰初曰起曰可得同不可得而雜玄以

本不倫德性年長者少為拜與陳本母前

夏侯太初嘗倚柱作書時大雨霹靂破所倚柱

衣服焦然神色無變書亦如故賓客左右皆跌  
蕩不得住時一說玄從魏帝拜陵陪列於松相下  
裝左右觀之皆羅  
伏玄顏色不改

裴令公目夏侯太初肅肅如入廊廟中不修敬  
而人自敬一日如入宗廟琅琅但見禮樂器見

鍾士季如觀武庫但觀矛戟見傅蘭碩江寧靡  
所不有見山巨源如登山臨下幽然深遠鍾會

傳敬  
山濤

魏明帝使后弟毛曾與夏侯玄共坐時人謂為  
後倚玉樹圖

時人目夏侯太初朗如日月之入懷李安國

續唐如玉山之將崩李豐

夏侯玄既被桎梏初司馬懿謀曹爽徵玄為大

懿率許允謂玄曰子無復憂矣玄歎曰士宗卿

何不見事乎此入猶能以過家乎少遇我子元

子上不吾容也後中書令李豐惡師我政遂時

鐘毓為廷尉鍾會先不與玄相知因便狎之玄

曰雖復刑餘之人未敢聞命考掠初無一言臨

刑東市顏色不異鍾會

夏侯玄字世龍譙郡人性極吝晚忽好音樂有妓妾數十無

被服姿容容至嘗隔簾奏樂時呼簾為夏侯姁衣

晉太叔廣字季思

太叔廣甚辯給而摯仲治名虞長安人少好學

文義多所著述歷長於翰墨俱為列卿每至公

坐廣談仲治不能對退著筆難廣廣又不能答

唐仲長子光王績仲長先生傳曰先生字小雅

盧氏子開皇末始庵河洛間以息身焉伏日  
為業人莫之知也洽陰生遊河洛一觀而伏日  
東方朔管輅不如也由是顯重守令至者皆親  
謁先生辭以瘖疾未嘗交語著瑞遊頌河洛先

生傳以自爵職者知其懸解人也者請道者  
如書老易二字示之彈琴餌藥以終其世

仲長子光隱居北渚王無功愛其貞素徒與相

近王績

唐歐陽詢字信本長以汨羅人善書筆力勁險

奕秋官至太子率更令奕秋曰不意詢之書名遠播

歐陽率更行見古碑是索靖所書靖張芝之師

乘勁風騰鱗之躍驚雲之駐馬觀之良久而去數

百步復還下馬佇立疲倦則布毯坐觀三日乃

去索靖

唐司空圖字表聖河中虞鄉人累官中書舍人昭

宗召拜兵部侍郎會遷洛陽柳瑤希賦

意趣天下才望助喪王室詔直入朝圖身墮身  
意趣野老黎知無意於世乃曉選居中條山王

官谷邊  
隱不出

司空表聖預為壙故人來者引置內賦詩對酌  
人或難之表聖曰我非止暫遊此中公何不廣

耶

漢

司馬微字德操潁川陽翟人有人倫鑒識居刑

議時人有以人物問微者初不辨其高下每輒

言佳其編諫曰人實所起君宜辨論而一皆言

佳豈人所所以咨君之意手微曰如君所言亦

之佳其婉約適如微又厚辭謝之劉表子

琮往侯微遺問在左微自錐園琮左右問司

馬君在耶微曰我見司馬君汝何等田奴而自

備將軍諸耶微曰我見司馬君汝何等田奴而自

向老翁不可然向琮通之琮起叩頭琮左右見微故是

有人指已以求其善者微自此棄其蠶而與之或曰

何人為財物令人慚者人謂微曰求之不已求之不與將此

此直小書生耳其智而能用會病死類荆

南郡龐士元聞司馬德操在潁川故二千里候

之至遇德操乘桑士元從車中謂曰吾聞丈夫

廢世當帶金佩紫焉有屈洪流之量而執絲屨

之事德操曰子直下車子適知邪徑之速不慮

失道之迷昔伯成偶耕不慕諸侯之榮莊子曰堯治天

下并成子高立為諸侯為天子伯成歸諸夫  
昔堯治天下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思今賞  
罰而民且下不仁德自此表加自此立夫今  
罪無落原憲桑柘不坊有官之宅家語曰原憲  
居魯環堵之  
室茨以生草蓬戶不完素樞而甕牖上漏下濕  
坐而絃歌子貢軒車不吝卷往見之曰先生何  
病也憲曰憲聞無財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  
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  
以為人教以為己仁義之何有坐則華屋行則  
肥馬侍女數十然後為奇此乃許父所以慷慨  
夷齊所以長歎雖有竊秦之爵千駟之富呂不  
韋以  
詳獲爵故曰竊也齊景公不足貴也士元曰僕  
有馬千駟千駟四千匹也

生出邊垂寡見大義若不一叩洪鍾伐雷鼓則

不識其音響也履統

司馬防字建公河南溫人注實宜公方歷官治

問巷問門自守諸子雖冠成人不命曰進不取  
進不命曰坐不取坐不指有所問不敢言父子  
之問肅如也

年七十卒

司馬建公嘗舉曹公為北部尉後曹公進爵為

王召建公到鄴與歡飲語之曰孤今日可復作

尉否建公曰昔舉大王時適可作尉耳武

司馬懿字仲達汝南人身不動又嘗夢三馬同食一槽其面正向後而

晉武帝受魏禪追贈宣帝○諸葛亮

漢

魏



夏侯仲權名霸父淵素為曹爽所姜伯約名維天水

諸草亮碑為奉義將軍問之曰司馬公既得彼

政還復有征伐之志天仲權曰此人方營立家

門未遑外事有鍾士季者其人雖少終為吳蜀

之憂鍾會

司馬師字子元懿長子官大將○鍾士季

淮南王安父長文書時景王○鍾士季

淮南王著鴻烈二十篇言鴻大也烈明也○鍾士季

子自云字中皆挾風霜之氣揚子雲以為一出

一入字直百全

漢魏

昭烈皇帝姓劉諱備字玄德涿郡人○陳登

許汜襄陽人與劉玄德並在劉荊州名表字景升

元龍身長八尺姿貌雄偉與眾坐共論人物許曰陳

有事耶許曰昔遭亂過下邳見元龍無客主之

意不相與語自上大床卧使客卧下床玄德曰

君有國士之名今四海橫流帝王失所而無救

世之意求田問舍言無可採是元龍所諱也何

緣當與君語如我自卧百尺樓上卧君於地下

何但上下床之間哉陳登

何但上下床之間哉陳登

蜀先主銜張裕

字南和蜀郡人幼曉占候嘗私語人曰歲在庚子天下當易代

對氏祚盡矣主公得益州九年之後寅卯之商當失人塞白其言後建氏之立先主之壽皆如

言不遜兼忿其漏言下獄將誅之諸葛武侯表

請其罪先主答教曰芳蘭當門不得不鉏精相

精每舉鏡觀面自知刑

魏

武帝曹操

字孟德小字阿瞞沛國譙人少機警有權數任俠友蕩不治行業後至

代漢贈太 ○ 脩四 孔 馬

魏武將見匈奴使自以形陋不足雄遠國使崔

季珪

名琰清河人聲姿高暢眉目甚有威重

代帝自捉刀

立牀頭既畢令問謀問曰魏王何如匈奴使答

曰魏王雅望非常然牀頭捉刀人此乃英雄也

魏武聞之追殺此使

魏武少時嘗與袁紹

字本初汝南汝陽人父逢漢司空紹好游俠與張孟

卓有伯求吳子卿等子 好為游俠觀人新婚曰

潛入主人園中夜叫呼云有偷兒賊青廬中人

皆出觀魏武乃入抽刃劫新婦與紹還出失道

墜枳棘中紹不能得動復大叫云偷兒在此紹

惶迫自擲出遂以俱免

魏武嘗行後失汲道軍皆渴乃令曰前有大梅

林饒子甘酸可以解渴士卒聞之口皆出水乘

此得及前源

魏武嘗言人欲危已已輒心動曰語所親小人

曰汝懷刃密來我側我必說心動執汝使行刑

汝但勿言其使無他當厚相報執者信焉不以

為懼遂斬之此人至死不知也左右以為實謀

逆者挫氣矣

操在軍中稟奏不足私語王者曰何如主者云可以小解足之操曰善

後軍中言操欺衆操題其主者首以徇曰行小

能盜軍穀遂斬之仍云特當借法以嚴衆心

其變詐

皆此類

魏武常云我眠中不可妄近近便所入亦不自

覺左右宜深慎此後陽眠所幸一人竊以被覆

之曰便所殺自爾每眠左右莫敢近者

袁紹年少時曾遣人夜以劍擲魏武少下不着

魏武揆之其後來必高曰帖卧牀上劍至果高

魏武擊馬超韓遂至潼關遂請與曹相見操與

遂有舊於是交馬語移時不及軍事但說京都

舊故拊手歡笑時秦胡觀者前後重沓操笑謂

之曰爾欲觀曹公耶亦猶人也非有四目兩口

但多智耳

魏武有一妓聲最清高而情性酷惡欲殺而愛

才欲置則不堪於是選百人一時俱教少時果有一人聲及之便殺性惡者

魏甄后慧而有色先為袁熙妻甚獲寵曹公之

曰今年破賊正為奴袁紹為中子熙娶甄會

文帝字子桓操子○魏文帝

彈碁始自魏宮內用救奩戲漢成帝好蹴鞠劉

魏

世諺文帝於此戲特妙用手巾角拂之無不中  
有客自云能帝使為之客着葛巾角低頭拂碁  
妙踰於帝

魏文帝忌任城王名彰字子文武帝弟二子性

驍壯因在下太后閣共圍棋並敗棗文市以

毒置諸棗燕中自選可食者而進王弗悟遂雜

進之既中毒太后索水救之帝預救左右毀瓶

罐太后徒跣趨井無以汲須臾遂卒復欲害東

阿文帝問占夢周宣吾夢唐錢文○宣曰陛下  
事雖欲爾而太后不聽是以欲滅  
帝發台等植之罪過於太后

魏

曰汝已殺我任城不得復殺我東阿後東阿王

明帝字元仲文帝子以其母廢未上其女入

兩倒復令帝射其子文帝置弓曰陛下已殺其

為臣不忍復殺其子文帝曰好語動人入遂定

魏明帝為外祖築館於甄氏文昭甄皇后明

蔡君嫡孫象襲爵既成自行視謂左右曰館當

以何為名侍中繆襲字庶伯南曰陛下聖思

齊於哲王罔極過於曾閔此館之興情理舅氏

宜以渭陽為名秦詩曰康公之難未反而秦姬

卒穆公文公康公時為太子贈送文公于渭

之尚念世之不見也曰我見舅氏如母存焉按

魏書帝於後園為象母起觀名其里曰渭陽然則象母即帝之舅母非外祖母也且渭陽為碑名亦乖焉舊史也

陵雲臺樓觀精巧先稱平衆木輕重然後造構乃無錙銖相負揭臺雖高峻常隨風搖動而終無傾倒之理魏明帝登臺懼其勢危別以大材扶持之樓即頽壞論者謂輕重力偏故也

魏東阿王植字子建文帝同母弟也年十餘歲誦

魏其文曰汝倩入耶植跪對曰言出為論下筆植性簡易不治威儀與馬服飾不尚華麗見難問應聲而答太祖寵愛之幾為太子者矣文帝即封鄆城侯後徙雍丘復封東阿

○魏文帝

曹子建七步成章世目為繡廟

吳大帝孫權字仲謀策父堅為下邳丞時生權

貴參及策起事江表權常隨從性度弘仁而

多斷好俠養士每參同謀謀策自以為不及劉

琬亦語入曰觀孫氏兄弟雖各才秀名達然

皆深作不終中弟考庶形貌奇偉骨體不恒

六年之表 ○桓溫公孫淵奉表於吳吳主大悅遣太常張弼執金

吾許晏等九錫備物乘海授淵封為燕王張昭

書諫不用卒遣彌晏往公孫淵知吳遠難恃乃

車張弼等首傳送於魏吳主聞之大怒曰朕年

六十世事難易靡所不嘗近為鼠子所前却令  
人氣踊如山不自截鼠子頭以擲于海無顏復

臨萬國

吳景帝休字子烈權弟六子也初封瑯琊王多乘

孫休好射雉至其時則晨去夕反羣臣莫不止

諫山為小物何足甚耽休曰雖為小物耿介過

人朕所以好之

後主皓字元宗一名彭祖權孫

普武帝問孫皓聞南人好作爾汝歌頗能為不

皓正飲酒因舉觴勸帝而言曰昔與汝為隣今

與汝為臣上汝一杯酒令汝壽萬

晉武帝臨軒大會引見孫皓謂曰朕設此座以

待卿久矣皓曰臣於南方亦設此座以待陛下

賈充謂皓曰聞君在南方鑿人目剝人面此何

等刑也皓曰人臣有弒其君及奸回不忠者則

加此刑耳斥充世受魏恩而奸回充默然甚悅

晉武帝世祖武皇帝姓司馬名炎字安世昭長子也寬

惠仁厚沈深有度量代魏而立

○晉吳主孫皓

晉愍懷太子字熙祖惠帝長子也幼聰慧武帝

晉

言於帝曰朕甚肥行不終以享土而使久廢五

日此兒當興我家當對羣臣稱太

愍懷太子少便聰慧武帝甚愛之六七歲時宮

中嘗夜失火武帝登樓望之太子牽上衣裾使

入閣中上問其故太子對曰暮夜倉卒宜備非

常不宣親近火光令照見人主

中宗元皇帝名層字景文祖幽王父恭王

目乱過江起元帝過江猶好酒王茂弘與帝有舊常流涕諫

帝許之命酌酒一酣從是遂斷

帝許之命酌酒一酣從是遂斷

元帝皇子生普賜羣臣殷洪喬奏曰皇子誕育  
普天同慶臣無勲焉而猥頒厚賚中宗笑曰此  
事豈可使卿有勲耶

晉

肅宗明皇帝

名紹字道幾元帝長子也明敏有機斷

○

晉明帝數歲坐元帝膝上有人從長安來元帝  
問洛下消息潸然流涕明帝問何以致泣具以  
東渡意告之曰問明帝汝意謂長安何如日遠  
答曰日遠不聞人從日邇來居然可知元帝異  
之明日集羣臣宴會告以此意更重問之乃答  
曰日邇元帝失色曰爾何故異昨日之言耶答

曰舉目見日不見長安

王大將軍既為逆頓軍姑孰晉明帝以英武之  
才猶相猜憚乃著戎服騎巴賓馬齎一金馬鞭  
陰察軍形勢未至十餘里有一客姥居店賣食  
帝過喝之謂姥曰王敦舉兵圖逆猜害忠良朝  
廷駭懼社稷是憂故劬勞晨夕用相覘察恐形  
迹危露或至狼狽追迫之日姥其匿之便與客  
姥馬鞭而去行數營匝而出軍士覺曰此非常  
人也竊卧心動曰此必黃鬚鮮卑來命騎追  
之已覺多許里進士曰問向姥不見一黃鬚人



騎馬度此耶姥曰去已以矣不可復及於是騎人息意而反王敦

王導温嶠俱見明帝帝問温前世所以得天下之由温未荅頃王曰温嶠年少未諳臣為陛下

陳之王乃具叙宣王創業之始誅夷名族寵樹同己及文王之末高貴鄉公事明帝聞之覆面

著床曰若如公言祚安得長

### 晉

譙王無忌

字公壽承子也才器兼濟有文武幹襲封譙王爵軍將軍

王大將軍執司馬愍王

名承字元發譙王遜子也為中宗相州刺史路

過武昌王敦與燕會酒酣謂承曰大王為實佳士非將御之才荅曰馬知鈿刀不能一割手敦

將謀逆召承共軍司馬承與日吾世死安地荒

民無義又有承馬不與承諸郡承赴譙敦遣從母

送贈王夜遣州將載王於車而後之當時不

盡知也雖愍王家亦未之皆悉而無忌兄叩皆

辨王胡之與無忌長甚相暱胡之嘗共遊無已心

入告母請為解母流涕曰王敦昔肆酷汝父後

手世將吾所以積年不告汝者王氏門彊汝兄

弟尚幼不欲使此聲著蓋以避禍耳無忌驚乎

推刃而出胡之已去遠

世說新語姓彙韻分卷之十二

世說新語姓彙韻分卷之十二

晉

太宗簡文皇帝

名昱字道萬中宗少子也仁聞有智度提帝幼冲以撫軍輔政

桓溫廢海西公而立帝

○

劉惔 王恭 王濛

簡文作撫軍時嘗與桓宣武俱入朝更相讓在

前宣武不得已而先之因曰伯也孰安為王前

驅詩簡文曰所謂無小無大從公于邁

魯頌 桓溫

簡文入華林園顧謂左右曰會心處不必在遠

翳然林木便自有濠濮間想也

莊子與惠子游濠梁水上莊子

日脩魚出遊其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也莊子釣在濠水楚王使一大夫造焉曰願以境內累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

願以境內累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

死已三千年中等而歲諸廟此寧曳尾於塗中  
寧留骨而貴乎二大夫曰寧曳尾於塗中  
日往矣吾亦寧覺鳥獸禽魚自來親人

佛經以為祛練神明則聖人可致切衆生皆有一

佛性但能修智慧斷煩簡文云不知便可登峯

造極不然陶練之功尚不可誣

宣武與簡文太宰共載密令人在輿前後鳴鼓

大叫鹵簿中驚擾太宰惶怖求下輿顧看簡文

穆然清恬宣武語人曰朝廷間故復有此賢慶

王名晰

支道林目會稽王有遠體而無遠神簡文初封

簡文作相王時與謝公共詣桓宣武王珣先在  
內桓語王卿嘗欲見相王可住帳裏二客既去  
桓謂王曰定何如王曰相王作輔自然湛若神  
君公亦萬夫之望不然僕射何得自沒溫謝安  
海西時諸公每朝朝堂猶暗惟會稽王來軒軒  
如朝霞舉

善烈宗孝武皇帝名曜字昌明簡文子

太元末長星見孝武心甚惡之夜華林園中飲  
酒舉盃屬星云長星勸爾一盃酒自古何時有

萬歲天子

簡文崩孝武年十餘歲立至暝不臨左右啓依常應臨帝曰哀至則哭何常之有

晉孝武年十二時冬天晝日不著複衣但著單

練衽五六重夜則累茵褥謝公諫曰聖體宜令

有常陛下晝過冷夜過熱恐非攝養之術帝曰

晝動夜靜老子曰燥勝寒靜勝熱也謝公出歎曰

上理不減先帝

孝武山陵夕王孝伯入臨告其諸弟曰雖穰桶

惟新便自有黍離之哀孝武喪會稽王道于執政寵幸王國寶委以機

任王恭入赴山陽陵故有此歎

會稽王道子簡文第五子也領司徒揚州刺史進太傅為桓玄所害贈丞相

陸納王恭

司馬太傅齋中夜坐于時天月朗淨都無纖翳

太傅歎以為佳謝景重在坐答曰意謂乃不如

微雲點綴太傅因戲謝曰卿居心不淨乃復彊

欲滓穢太清耶

主石勒字世龍上黨武鄉人匈奴之苗裔也確

莊平人師歡家傭耳恒開鼓角鞞之青勒私

乘國中土人參施葉甚盛于時父老在者皆云此胡禮狹寺異有不可知焉邑人厚遇之人多

趙後

西而不可信永嘉初慕容係並起與胡王陽等十八  
騎詣及秦為左前督秦敗共推勒為主攻下州  
後備正號

石勒不知書使人讀漢書聞鄰食其勸立六國  
後刻印將授之大驚曰此法當失云何得遂有  
天下至留侯諫迺曰賴有此耳

### 秦

主苻堅字永固武都氐人本姓蒲祖洪詳稱識  
有赤光流其室及生皆赤色隱起若篆文幼有  
美度石勒同隸余正名知人堅六歲時嘗識秦  
路正見而異焉問曰苻郎此官衙小兒行戲不  
畏縛耶堅曰吏縛有罪不縛小兒正謂左右曰  
此兒有王霸相石氏龍伯父健及父雄西人  
健夢天神使者朱衣冠拜肩頭為龍驤將軍肩  
頭堅小字也健即拜為龍驤以應神命後健  
借帝號死子生立凶暴羣臣殺之而立堅

### 燕北

**慕容垂**  
慕容垂

主慕容垂父皝垂年十三勇冠三軍皝奇其才  
命名霸後墜馬折齒更名曰缺尋以

評識文更名曰垂垂資兼文武威名曰威太傅  
秦秦主堅郊迎執手曰天生賢傑必相共成大  
功要當與卿共定天下然後還卿本邦世封幽  
州不亦美乎王猛曰垂父子譬如龍虎非可馴  
之物若借風雲將不可復制不如早除之堅曰  
吾方收攬英雄以清四海奈  
何殺之乃以為冠軍將軍

苻堅既北還自泚水慕容垂言於堅曰北鄙聞

王師不利輕相煽動臣請奉詔書以鎮慰之堅

許之權翼諫曰垂勇略過人世豪東夏譬如養

鷹飢則附人每聞風颺之起常有凌霄之志正

劉

宜謹其條籠豈可解縱任其所欲哉

武帝劉裕字德與小字寄奴越城人生而母死

蛇擊傷之後至其所殺兒曰寄奴王者不死遂叱

奴所傷裕曰何不殺兒曰寄奴王者不死遂叱

之即散不見以清簡寡慾未嘗見珠玉與

馬之飾及受晉禪後庭無純綺絲竹之音

殷仲文勸宋武帝畜伎帝曰我不解聲仲文曰

但畜自解帝曰畏解故不畜仲文曰

慶帝子業世祖武

宋主子業令太廟別畫祖考之像入廟指高祖

像曰渠大英雄生擒數天子謂桓玄慕容指太

祖像曰渠不亦惡但末年不免兇斫去頭謂為

工今鑄之圖

勳所裁也指世祖像曰渠大鱸鼻如何不鑄立召畫

武陵王暉高帝第五子也母以罪誅暉年四歲

齊武帝時諸弟皆無寵言於御坐曲宴武陵曰

醉伏地以貂抄肉拌帝笑曰汚貂武陵荅曰陞

下何愛其羽毛而疏其骨肉圖

武帝蕭行蕭陵人仕齊至大司馬日為相國封

梁時有沙門訟曰武帝大暑曰貞有司未辨徧

問莫知劉顯平西諮議參軍曰貞文字為與上

梁

齊

宋劉

人帝是出之

提

梁

昭明太子統

字惠施高祖子也孝謹天

昭明太子與諸賢泛舟玄圃池有盛稱此中宜

奏女樂太子初無言但詠左太冲招隱詩曰何

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

題

梁

簡文帝綱

字世續武帝第三子也景克建康

梁簡文為侯景

字萬景魏之懷朔人也初事爾

歡死叛歸於梁太清二年陷石頭幽繫題壁自

叙云有梁正士蘭陵蕭世續立身行道終始如

一風雨如晦鷄鳴不已弗欺暗室豈况三光數

魏世

至於此命也如何

傷

咸陽王禧

獻文帝之太子也

咸陽王窮極驕奢姬妾數十猶遠有簡娉以恣

其情後以叛誅宮人為之歌曰可憐咸陽王奈

何作事悞金床玉几不能眠夜蹋霜與露洛水

湛湛彌岸長行人那得渡其歌流傳江表北人

在南者雖至富貴絃歌奏之莫不灑泣

題

魏世

彭城王勰

字彥和獻文帝子孝文帝宏弟也敏

彭城王奉魏主喪至魯陽咸陽王禧謂勰曰汝

此行不惟勤勞亦實危險勰曰兄年長識高故

知有夷險彥和握蛇騎席不覺艱難初魏主宏

陳顯達疾甚還至襲塘請魏曰崔子孟諸葛孔

明以異姓猶受顧於况汝親賢可不勉之及主

祖魏與任城王澄謀以陳顯達去尚太子未遠秘不

遇梓宮乃發喪東宮官屬疑魏有異

志密防之而魏推諛盡禮卒無間隙

魏主文恪子使羽林廂賁守諸王第殆同幽禁

彭城王勰切諫不聽勰志尚高邁避事家居而

出無山水之適處無知己之遊獨對妻子常鬱

鬱不樂先是北海王詳以罪幽死曰高肇之

神武帝高歡為渤海人仕魏

東魏高歡既破宇文泰軍使彭樂追泰泰窘謂

北齊

樂曰瘦男子今日無我明日豈有汝耶何不急  
還營收汝金寶樂從其言獲泰金帶一囊以歸  
言於歡曰黑獺漏刃破膽矣歡怒其失泰梓其  
頭連頓之舉刃將下者三禁斷良久

唐

霍王元軌高祖第十四子也少多才藝魏徵

霍王元軌臨徐州與處士劉玄平為布衣之交

或問玄平王之所長玄平答以無長人問其故

玄平曰夫人有短所以見長

玄宗明皇帝名隆基○道玄吳

唐

玄宗不好琴嘗一聽弄未畢叱琴者出謂內侍



唐

曰速令花奴將羯鼓來為我解穢

昭宗皇帝

名晔懿宗子體貌明粹有英氣踐作之初尊禮大臣夢忽覺條有恢復前

烈之志而天祿已去民心已離欲救不能卒之播越草莽身死全忠之手

朱全忠引兵屯河中奉表請上遷都洛陽上至

華州民夾道呼萬歲上泣曰勿呼萬歲朕不復

為汝主矣謂侍臣曰鄙語云紇干山頭凍殺雀

何不飛去注處樂朕今漂泊不知竟落何所曰

泣下沾襟左右莫能仰視

後

莊宗李存勖

本沙陀之種祖國昌唐咸通中以功賜姓李氏大克用封晉王存勖

有奇表善騎射

代梁有天下

○魏敬新唐

樂羊子妻

列女傳曰河南樂羊子之妻不知行

刀自劍而死太守以聞以禮葬之旗曰貞義

樂羊子遊學七年妻常躬勤養母又遠饋羊子

嘗有他舍鷄飛入園中姑盜殺而食之妻對鷄

泣而不餐姑恠問其故對曰自傷居貧使食有

他肉姑亦感悟棄去

樂羊子嘗行路得遺金一餅還以與妻妻曰妾

聞志士不飲盜泉之水論語傳考識曰水廉者

不受嗟來之食禮記曰齊大飢黔敖為食于路

來日嗟來食日余惟不食嗟來之食以三子其

後而謂之不食而死曾子曰其嗟也可去其

也。可况拾遺求利以汙其行乎羊子大慚乃捐

金於野

秦 陳嬰母

陳嬰者東陽人少脩德行著稱鄉黨秦末大亂

東陽人欲奉嬰為主母曰不可自我為汝家婦

少見貧賤一旦富貴不祥不如以兵屬人事成

少受其利不成禍有所歸嬰以兵屬項梁

漢

班婕妤好帝造後庭嘗欲與同輩婕妤辭之

漢成帝幸趙飛燕長安人初生父母不舉三日

主家學歌舞詭曰飛燕而徵行過主飛燕見而詭之召入宮大得幸立為后班

婕妤况詛於是考問辭曰妾聞死生有命富貴

在天脩善尚不蒙福為邪欲以何望若鬼神有

知不受邪佞之訴若其無知訴之何益故不為

也婕妤對有辭致上隣之賜金百斤婕妤恐見

也危中求供養太后我長信官帝崩婕妤克奉

漢

袁隗妻馬氏名倫散女與妹

袁隗字次陽妻馬倫是季長女少有才辯歎家

世豐豪華遣其盛隗問曰婦奉箕帚而已何乃

過珍麗乎對曰慈親垂愛不敢逆命君若欲慕

鮑宣梁鴻之高妾亦請從少君孟光之事矣鮑宣

妻杜氏女也字少君宣嘗就少君父學父奇其  
清苦以女妻之裝送甚盛宣不悅謂妻曰少君  
生富驕習美飾而吾實貧賤不取當禮妻曰大  
人以先生修德守約故使賤妾侍執中節既奉  
承君子惟命是從宣笑曰能如是是吾志也妻  
乃悉歸侍御服飾更著短衣裳與宣共挽車  
歸鄉里拜姑禮畢提甕出隗又曰弟先兄舉世  
以為笑今處姊未適先行可乎對曰妾姊高行  
殊邈未遭良匹不似鄙薄苟然而已又問曰南  
郡融為南郡太守學窮道奧文為詞宗而所在之職輒  
以貨財為損何耶對曰孔子大聖不免武叔之  
毀子路至賢猶有伯寮之愆家君獲此固其宜  
耳隗默然不能屈

漢

蔡琰

字文姬邕女博學有才辯妙于音律適河

南漢沒于南匈奴左賢王十一年生二子曹操素與邕善遣使以金贖之嫁與董祀

蔡文姬年六歲時父中郎於夜中鼓琴絃絕文

姬曰第二絃中郎復故斷一絃以問之文姬言

是第四絃並不差謬中郎云偶得之耳文姬曰

李札觀周知興亡之國語出春秋傳師曠吹律

識南風之不競由此觀之何足不知蔡邕

曹公問蔡文姬聞夫人家先多墳籍猶能憶識

之不文姬曰昔亡父賜書四千許卷流離塗炭

罔有存者今所誦憶裁四百餘篇曹公言當使

十吏就夫人寫之文姬曰妾聞男女之別禮不親授乞給紙筆直草惟命於是繕寫送上文無遺誤

漢 孔融女

孔北海被叔時男方九歲女纔七歲以幼弱得全寄住他舍主人遺以肉汁男飲之女曰今日之禍豈得以活何願知肉味乎或有言於曹操收之將加戮女謂兄曰若死而有知得見父母

豈非至願乃延頸就刑

卞太后

卞氏開陽人延熹三年生有黃氣滿室年二十太祖納於譙

魏

魏武帝崩文帝悉取武帝宮人自侍及帝病困卞后出看疾太后入戶見值侍並是昔日所愛幸者太后問何時來耶云正伏魄時過日不復前而歎曰狗鼠不食汝餘死故應爾至山陵亦竟不臨

許允妻阮氏

許允

字士宗高陽人婦是阮衛尉名共字伯產仕至鎮軍將軍

女德如也妹奇醜交理竟允無復入理家人深

以為憂會允有客至婦令婢視之還答曰是桓

郎桓郎者桓範也字允明沛人也婦云無憂桓必

勸入桓果語許云阮家既嫁醜女與卿故當有  
意卿宜察之許便回入內既見婦即欲出婦料  
其此出無復入理便捉裙停之許曰謂曰婦有  
四德卿有其幾四德謂德言容功德是貞順言謂辭令容謂婉婉功謂絲象  
婦曰新婦所乏惟容爾然士有百行君有幾許  
云皆備婦曰夫百行以德而首君好色不好德  
何謂皆備允有慚色遂相敬重

許允為吏部郎多用其鄉里魏明帝遣車賁叔  
之其婦出誠允曰明主可以理奪難以情求既  
至帝數問之允對曰舉爾所知臣之鄉人臣所

知也陛下檢校為稱職與不若不稱職臣受其  
罪既檢校皆官得其人於是乃釋允衣服敗壞  
詔賜新衣初允被收舉家號哭阮新婦自若云

勿憂尋還作粟粥待頃之允至

許允為晉景王所誅初允與夏侯女李豐親善及豐被收允欲往見之司

馬師已出門允回遑不定師恠之曰我自收李豐士大夫何為忽忽乎會鎮北將軍劉靜卒以允代靜允喜請其妻曰吾知允矣妻曰禍見於此何免之有己而有司奏允前擅以厨錢囊乞諸能及官屬門生走入告其婦婦正在機中神色不變曰蚤知爾耳門人欲截其兒婦曰無豫

諸兒事後徙居墓所景王遣鍾會看之若才沉

及父當收兒以咨母母曰汝等雖佳才具不多  
率膏懷與語便無所憂不須極哀曾止使止又  
可必問朝事兒從之會反以狀對率免九二子  
木後仕晉為尚書祠部郎  
獨字子納官至幽州刺史  
賢

魏 王廣妻諸葛氏

王公淵名廣凌子也有風娶諸葛詭女入室言

語始交王謂婦曰新婦神色卑下殊不似公休

字誕婦曰大丈夫不能彷彿彥雲字而令婦人比

蹤英傑賢

王經母

王經少貧苦仕至二千石母語之曰汝本寒家

子仕至二千石此可以止乎經不能用為尚書

助魏不忠於晉經字彥清河人初高貴鄉公

不忍季氏敗走失國為天下笑今權在其門久

矣朝廷四方皆為之致死不顧逆順之理非一

日也且宿壽空關寸刃無有陸下何所實用而

被收涕泣辭母曰不從母教以至今日母都無

憾容語之曰為子則孝為臣則忠有孝有忠何

負吾耶一說經母顏色不變笑而謂曰人誰不

吳 趙姬鄉令東郡虞翽妻諱川趙氏女也才敏

多覽體沒大帝敬其文才詔入宮省大帝

欲自征公孫淵婦上疏以  
諫作列女傳解讀趙母注

趙母嫁女女臨去教之曰慎勿為好女曰不為好可為惡耶母曰好尚不可為其况惡乎

晉 王渾妻鍾氏名瑛

王渾妻鍾氏生女令淑武子為子求簡美對而未嘗有兵家子有雋才欲以妹妻之乃白母曰誠是才者其地可遺然要令我見武子乃令兵兒與羣兒雜處使母惟中察之既而母謂武子曰如此衣形者是汝所擬者非耶武子曰是也母曰此才足以拔萃然地寒不有長年不得申

其才用觀其形骨必不壽不可與婚武子從之  
兵兒數年果亡

王司徒婦鍾氏女太傅曾孫亦有後才女德鍾

郝郝王甚妻為婦如雅相親重鍾不以貴陵郝郝亦

不以賤下鍾東海承也家內則郝夫人之法京

陵渾初襲父爵京陵侯家內範鍾夫人之禮漢王

晉 王湛妻郝氏渾妻

王汝南少無婚自求郝普字道臣襄城人女司

空王初字文壽仕至司空以其癡會無婚處住其意便許

之既婚果有令姿淑德生東海遂為王氏母儀

或問汝南何以知之曰嘗見井上取水舉動容  
止不失常夫嘗忤觀以此知之王湛

晉賈充妻李氏名婉字淑文

賈充前婦是李豐女豐被誅離婚徙邊後遇赦  
得還充先已取郭配女名王茂或李武帝特聽置

左右夫人李氏別住外不肖還充舍世祖後祿李氏

為齊獻王如欲令充遣郭氏更納其母充不許  
為李氏等宅而不往來充毋柳氏將亡充問所  
新婦尚不肖安問他事郭氏語充欲就省李

充曰彼剛介有才氣卿往不如不去郭氏於是  
盛威儀多將侍婢既至入戶李氏起迎郭不覺

脚自屈曰跪再拜既反語充充曰語卿道何物

晉山濤妻韓氏韓氏有才識濤未仕時戲之曰忍  
寒我當作三公不知卿堪為夫人

山公與嵇阮一面契若金蘭山妻韓氏覺公與

二人異於常交問公公曰我當年可以為友者

唯此二生耳妻曰負羈之妻亦親觀狐趙晉公

身及曹曹共公聞其駢負欲觀其標落薄而觀  
僮負羈之妻曰吾觀曹公子之儀者皆足以相

禮曹其首也子盍蚤自貳焉乃饋盤饗真璧馬

公子受意欲窺之可乎他日二人來妻勸公止

養反聲



之宿具酒內夜穿墻以視之達朝忘反公入曰  
一人何如妻曰君才致殊不如正當以識度相  
友耳公曰伊輩亦常以我度為務壽雅素恢達  
度量弘遠心  
存事外而時與悅仰善與既籍慈康諸人著忘  
言之契至我羣子也妻於世壽獨保浩無之度

○山濤

晉

陶侃母湛氏

湛氏夙有智義以陶氏貧賤  
紡績以資給侃使交結勝已

陶公少有大志家酷貧與母湛氏同居同郡范  
逵素知名舉孝廉投侃宿于時冰雪積日侃室  
如懸磬而逵馬僕甚多侃母湛氏語侃曰汝但  
出外留客吾自為計湛頭髮委地下為二髮

是賣得數斛米斫諸屋柱悉割半為薪剉諸薦

以為馬草日夕遂設精食從者皆無所乏逵既

歎其才辨又深愧其厚意明旦去侃追送不已

且百里許逵曰路已遠君宜還侃猶不返逵曰

卿可去矣至洛陽當相為美談侃迺返逵及洛

遂稱之於羊琇顧榮諸人大獲美譽一云湛舉  
所卧薦剉

給陰截髮賣以供調達聞之歎息達去侃追送  
之達曰豈欲仕乎侃曰有仕郡意達日當相談

致過廬江向太守張夔稱  
之召補吏舉孝廉除郎中○陶侃

陶公少時作魚梁吏嘗以坩餼餉母母封餼付  
使反書責侃曰汝為吏以官物見餉非惟不益

乃增吾憂也湛氏賢明有法訓侃在武昌與佐  
更從容飲燕常有飲限或鶴猶可  
以進佩情無良及日昔年少曾有酒失二親見  
約故不取踰限及佩丁毋憂在墓下忽有二客  
來帛不哭而退儀服鮮異知非常  
入遣隨視之但見雙鶴冲天而去  
○陶侃

晉周浚妻李氏名絡 ○周嵩

周浚字開林汝南人少有志作安東時行獵值暴

雨過汝南李氏李氏富足而男子不在有女名  
絡秀聞外有貴人與一婢於內宰豬羊作數十  
人飲食事事精辦不聞有人聲密覘之獨見一  
女子狀貌非常浚曰求為妾父兄不許絡秀曰  
門戶珍瘁何惜一女若連姻貴族將來或大益

父兄從之遂生伯仁兄弟絡秀語伯仁等我所  
以屈節為汝家作妾門戶計耳按周氏語浚取  
此云為汝若不與吾家作親親者吾亦不借餘  
年伯仁等悉從命由此李氏在世得方幅齒過

晉謝朗母王氏名綬

林道人詣謝公東陽謂朗時始總角新病起體未  
堪勞與林公講論遂至相苦母王夫人在屏後  
聽之再遣信令還而太傅留之王夫人目自出  
云新婦少遭家難一生所寄惟在此兒曰流涕

抱兒以歸謝公語同坐曰家嫂辭情忼慨致可  
傳述恨不使朝士見謝朝

晉謝安妻劉氏姓

謝公夫人幃諸姪使在前作伎使太傅暫見便  
下幃太傅索更聞夫人云恣傷盛德

孫長樂兄弟就謝公宿言至款雜劉夫人在壁  
後聽之具聞其語謝公明日還問昨客何似劉  
對曰亡兄門未有如此賓客夫人是謝深有愧

色謝

謝太傅劉夫人性忌不令公有別房公既深好

聲樂後遂頗欲立妓妾兄子外生輩傳達此言  
共問訊劉夫人因方便稱關雎螽斯有不忘之  
德夫人知以諷已乃問誰撰此詩云是周公夫  
人曰周公是男子相為耳若使周姥撰詩當無  
此言

晉王羲之妻郝氏名璿字子房鑿女也

王右軍郝夫人謂二弟司空情中郎璿字重熙

北中郎將曰王家見二謝傾筐倒皮謂謝見汝

輩來平平爾汝可無煩復往

王尚書惠嘗看王右軍夫人問眼耳未覺惡不

答曰髮白齒落屬乎形骸至于眼耳關于神明  
那可便與人隔賢

晉王凝之妻謝氏名道

謝太傅寒雪日內集與兒女講論文義俄而雪  
驟公欣然曰白雪紛紛何所似兄子胡兒曰撒  
鹽空中差可擬兄女曰未若柳絮因風起公大  
笑樂即公大兄無奕女左將軍王凝之妻也之  
字叔平凝之弟二子歷江州刺史會稽內史嘗  
事五斗米道孫恩之攻會稽裝之謂民吏曰不  
復備防吾已請大道許遣鬼兵相助  
賊自破矣既不設備遂為恩所害  
王江州夫人語謝道白汝何以都不復進為是

全務經心天分有限

謝遏絕重其姊張玄常稱其妹欲以敵之有濟  
厄者並避張謝二家人問其優劣答曰王夫人  
神情散朗故有林下風氣顧家婦清心王映自  
是閨房之秀

王凝之謝夫人既往王氏大薄凝之既還謝家  
意大不悅太傅慰釋之曰王郎逸少之子人身  
亦不惡汝何以恨迺爾答曰一門叔父則有阿

大中郎羣從兄弟則有封胡謝韶字穆度小字  
封胡萬子也官車  
馬謝司過末謝淵字叔度小字過末奕弟二不意

天壤之中乃有王郎

王江州為孫恩所害謝夫人嫠居會稽太守劉

柳字叔開南陽人少登清官歷尚書左右僕射

而無所解可謂書苑矣時人重其言聞其名請

與談義夫人素聞劉名亦不自阻乃簪髻素褥

坐在帳中劉束脩整帶造於別榻夫人風韻高

邁叙致清雅先及家事恍慨流連徐酬問旨詞

理無滯劉退而歎曰實頃所未見瞻察言氣徒

人心形俱服夫人亦云親從凋亡若遇此士聽

其所問殊開人心育

晉庾宣妻桓氏字女

庾玉華字小字也字惠彥米希之弟也希誅字

始妾米長子累遷徐兗州刺史希兄弟貴盛在

孫少有大禍惟因年陽可以有後故希求鎮山

陽希友為東陽希自家暨陽及溫誅希弟柔情

口聚樂事畏為溫所誅將戮玉臺玉臺子宣

女厲聲曰是何小人我伯父門不聽我前日突

入號泣請曰庾玉臺常曰人脚短三寸富復能

作賊不宣武笑曰壻故自急遂原玉臺一門

晉鄰超妻周氏名馬頭汝南人閨女也

郝嘉賓喪婦兄弟欲迎妹還終不肖歸曰生縱不得與郝郎同室死寧不同穴

晉

韓伯母殷氏

美女也

○隱之

隱之

韓康伯母隱古几毀壞卞鞠見几惡欲易之

外孫也 答曰我若不隱此汝何以得見古物

韓康伯母殷隨孫繪之

字季倫

衡陽太守之衡陽於闔

廬洲中逢桓南郡卞鞠是其外孫時來問訊謂

鞠曰我不死見此豎二世作賊在衡陽數年繪

之遇桓景真之難也

桓亮字景真溫孫也父玄筭見謀亮聚衆於長

沙白 衡陽太守薛繪之等十餘人殷撫屍哭曰汝

父昔罷豫章徵書朝至夕發汝去郡邑數年為

物不得動遂及於難夫復何言

桓冲妻王氏

字女宗恬女也

桓車騎不好着新衣浴後婦故送新衣與車騎

大怒催使持去婦更持還傳語云衣不經新何

由而故桓公大笑著之

晉

桓溫妻李氏

桓宣武平蜀以李勢妹為妾甚有寵常著齋後

主溫尚明帝女始不知既聞與數十婢拔白刃

禮

襲之正值李梳頭髮委藉地膚色玉耀不為動  
容徐曰國破家亡無心至此今日若能見叔乃  
是本懷主慚而退一說溫平蜀以李勢女為妾  
拔刃往李所目擊斫之見李在窓梳頭髮委藉地  
是亦憐何况老奴遂善待之  
世祖皇后王氏世之文尊也  
宋王太后疾篤使呼宋主子葉子業曰病人間  
多鬼那可往太后怒謂侍者取刀來剖我腹那  
得生寧馨兒

明帝皇后王氏

名貞風瑯琊人僧朗之女

宋明帝嘗於宮內大集羸婦人以為歡笑明恭  
后獨以扇障面帝曰外舍家寒乞今共為笑樂  
何獨不視后曰為樂之事其方自多豈有姑姊  
妹集聚而羸婦人形體以此為樂外舍之為歡  
適與此不同帝怒遣后令起后兄景文語人曰  
后在家為僮弱婦人不知今段遂為剛正如此

梁

劉孝綽三妹

劉孝綽三妹嫁瑯琊王叔英吳郡張嶠

字四山官長史

東海徐暉

字敬業龜子官晉安內史

並有文才徐妻尤為清

唐

拔排妻所請劉三娘者也惟率妻為祭文詳其悽愴勉本欲為哀文既觀此文乃問筆

上官昭容名婉明西臺侍郎儀之孫父廷芝死

量天下昭容生踰月母戲曰拜重豈爾

詔命帝及長寧安樂二公主衆篇並作采麗

當新又差第羣臣所賜金爵朝廷靡然

關下

唐

政和公肅宗弟三

肅宗宴於宮中時有蕃將阿布思伏法其妻

掖庭因隸樂工是日為假官之長官中女優有

謂之將軍者上及侍宴者笑樂政和公主獨俛

首不視上問其故公主曰禁中待女示少何必

須得此人使阿布思真逆人其妻亦同刑人不

合迫至尊之座果究邪豈忍使其妻與羣優雜

處為笑謔之具妾深以為不可上亦愍惻為之

罷戲

唐

張說女

張說女嫁盧氏女嘗為其舅求官說不語但指

搯牀龜南方老人用龜支牀足行二十餘歲老

也示之歸告其夫曰舅得唐事矣易曰占事知

事也



唐

元載妻王氏

名韜秀縉女父云王忠嗣女

元相

名載鳳翔人 深符上旨擢拜中書以貪悞伏法得罪夫

人王氏韜秀少有識量節槩聞掖庭代宗欲

令入宮備彤管箴規之任王歎曰王家十三娘

二十年太原節度使女十六年宰相妻誰能書

得長信昭陽之事得罪亦幸矣堅不從命

唐

黃巢姬妾

中和間時溥既平黃巢獻俘於朝

時溥彭城人黃巢長安

詔徵天下兵進討武寧節度支詳遣溥赴難及

巢攻陳州溥出師討之戰屢捷巢之敗也其將 尚讓以數千人降溥并巢姬妾百數僖宗御大元樓受之

宣問姬妾汝等皆勲貴子女世受國恩何為從

賊其居首日狂賊兇逆國家以百萬之衆失守

宗祧播遷巴蜀今陛下以不能拒賊責一女子

置公卿將相於何地乎僖宗不復問皆戮於市

人爭與之酒衆皆悲慟昏醉居首者獨不飲不

泣至於就刑神色肅然

黃巢曹州冤句人初依

宋

秦國長公主

太祖

宋太祖將北征京師諠言軍中欲立點檢為天

子太祖告家人曰外間詢詢如此將若之何太

祖姊方在厨引麵杖擊太祖逐之曰丈夫臨大  
事可否當自决膏懷乃来家間恐怖婦女何為

耶太祖默然而出

晉

釋道安

當山入本姓爵年十二作沙門值石氏  
亂於陸渾山修學為慕容後所逼乃住

襄陽以佛法東流經籍錯謬為之條章註解自  
支道林等皆宗其理

郝嘉賓欽崇釋道安德問餉米千斛修書累紙

意寄殷勤道安答直云損米愈覺有待之為煩

意

晉

支遁

字道林河内人本姓關氏少而任心曷往  
風期高亮年二十一始釋形入道年五十

三終於  
洛陽

支道林常養數匹馬或言道人畜馬不韻支曰

貧道重其神駿

支公好鶴注剡東岫山有人遺其雙鶴少時翅

長欲飛支意惜之乃鍛其翮鶴翦不復能飛

乃反顧翅垂頭視之如有懊喪意林曰既有凌

霄之姿何肯為人作耳目近玩養令翮成置使

飛去

褚季野語孫安國云北人學問淵綜廣博孫答

曰南人學問清通簡要支道林聞之曰聖賢固

所忘言自中人以還北人看書如顯處視月南

人學問如牖中窺日也支兩言但譬成孫裕之理然則學廣則難周難周

則識闇故如顯處視月學寡則易○哀孫盛

有北來道人好才理與林公相遇於尾宮寺講

小品于時竺法深孫興公悉共聽此道人語屢

設疑難林公辯答清析辭氣俱爽此道人每輒

推屈孫問深公上人當是逆風家向來何以都

不言深公笑而不答林公曰白旃檀非不馥焉

能逆風水實論曰波利質多天深公得此義爽

然不屑法深

莊子逍遙篇舊是難處諸名賢所可鑽味而不

能拔理於郭向之外支道林在白馬寺中將馮

太常名懷字祖思長樂人共語因及逍遙支卓

然標新理於二家之表立異義於衆賢之外皆

是諸名賢尋味之所不得後遂用支理

支道林許掾諸人共在會稽王簡齋頭支為法

師許為都講支通一義四座莫不獻心許送一

難衆人莫不抃舞但共嗟詠二家之美不辨其

理之所在論

三乘佛家滯義支道林分判使三乘炳然諸人

在下坐聽皆云可通支下坐自共說正當得兩

入三便亂今義弟子雖傳猶不盡得三乘者一  
二曰緣覺乘三曰菩薩乘聲聞者悟四諦而得  
道也緣覺者悟因緣而得道也菩薩者行六度  
而得道也

謝車騎在安西也艱中林道人往就語將夕乃

退有人道士見者問云公何處來答云今日與

謝孝劇談一出來謝玄

支道林殷淵源俱在相王許相王謂二人可試

一交言而才性殆是淵源峭函之固君其慎焉

支初作改轍遠之數四交不覺入其玄中相王

撫肩笑曰此自是其勝場安可爭鋒殷浩

支道林談善標宗會而章句或有所遺時為守

文者所陋謝太傅聞而善之曰此乃九方歎之

相馬畧其玄黃取其駿逸秦穆公謂伯樂曰子

使求馬乎伯樂曰良馬可以形容筋骨相也天

下之馬者若嶷嶷若沒若亡若失臣之臣也下

也臣有所與九方臯其相馬非臣之比也穆公

見之使行求馬三月而反乘曰已得之在沙丘

穆公曰何馬對曰此黃使人所使求馬者色物

公不悅召伯樂曰曩矣子之所使求馬者色物

牝牡弗能知又何馬之能知也伯樂曰若臯之

所觀天機也得其精而忘其倉在內而忘其

外馬至果天也

下之良馬也  
王長史歎林公尋微之功不減輔嗣  
王孝伯問謝公林公何如右軍謝曰右軍勝林

公林公在司州前亦貴徹不言若義之而言勝

王長史嘗病親疎不通林公來守門人遽啓之

曰一異人在門不敢不啓王笑曰此必林公按

林曰諸人嘗要阮光祿共詣林公阮日致聞其言惡見其面此則林公之面信當醜異

謝公云見林公雙眼黯黯明黑孫興公見林公

稜稜露其爽

支道林喪法虔通林同學也儁朗之後精神實

喪風味轉墜常謂人曰昔匠石廢斤於郢人于

日郢人至漫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運斤斲之至盡而真不傷郢人立不失容牙生輟

絃於鍾子韓詩外傳曰伯牙鼓琴志在泰山鍾子期聽之曰善哉乎鼓琴巍巍若素

志在流承子期曰善哉乎鼓琴洋洋乎若流

推已外求良不虛也真契既逝發言莫賞中心

蘊結余其亡矣卻後一年支遂殞

王子猷詣謝萬林公先在坐瞻矚甚高王曰若

林公鬚髮並全神情當復勝此不謝曰唇齒相

須不可以偏亡鬚髮何關於神明林公意甚惡

曰七尺之軀今日委君二賢

支道林曰人就深公買印山深公荅曰未聞巢

由買山而隱法深

王文度在西州與林法師講韓孫諸人並在坐

林公理每欲少屈孫興公曰法師今日如着弊絮在荆棘中觸地挂闕

王北中郎不為林公所知乃著論沙門不得為高士論大畧云高士必在於縱心調暢沙門雖云俗外反更束於教非情性自得之謂也

戴公見林法師墓墓在石曰德音未遠而拱木

已積冀神理悠悠不與氣運俱盡耳王珣經日

高墳壽為荒荒夢丘隆化為宿莽遺迹未

道壹道人姓竺名德沙門題目曰道壹文鋒不

不虛惟茲壹公緯然有餘譬若春

圖載芬載數條柯倚壽杖幹扶疎

道壹道人好整飭音辭從都下還東山經吳中

已而會雪下未甚寒諸道人問在道所經壹公

曰風霜固所不論乃先集其慘悵郊邑正自飄

瞥林岫便已皓然

竺法汰體氣弘簡道情真到

汰法師云六通三明同歸正異名耳經云六通

功德也一日天眼通見遠方之色二曰天耳通

開障外之聲三曰身神通飛行隱顯四曰他心通

水鏡萬慮五曰宿命通神知已往六曰漏盡通

慧解累世三明者解脫在心朗照三世者也然

智則夫來心之明也  
同歸異名義在斯矣

晉 僧意 未詳氏族所出

僧意在瓦官寺中王苟子來與共語便使其唱  
理意謂王曰聖人有情不王曰無重問曰聖人  
如註耶王曰如籌算雖無情運之者有情僧意  
云誰運聖人耶苟子不得答而去

晉 惠遠 鴈門樓煩人本姓賈氏世為冠族年二十

安以為師姑簪落髮研求法藏釋曇翼每資燈  
燭之費誦鑿淹遠高悟冥履安常歎曰通流東  
復其出山名被流沙彼國僧眾皆稱藥地有大乘  
沙門每至然香禮拜款東 ○仲堪 桓玄 王 謝 康  
向致敬年八十三而終

晉

遠公在廬山中維老講論不輟弟子中或有墮  
者遠公曰桑榆之光理無遠照但願朝陽之輝  
與時並明耳執經登坐諷誦朗暢詞色甚苦高  
足之徒皆肅然堪敬

圖澄 圖澄不知何許人出於燉煌好佛道出家

草澤間石塗雄異好殺害因勤大將郭默略見  
勒以麻油勒掌占見吉凶數百里外聽浮雷鈴  
聲逆知禍福勤甚尋信之石虎即位亦師澄號  
大和尚自知終日開棺無屍惟袈裟法服在焉  
佛圖澄與諸石遊林公曰澄以石廬字季龍勒

死誅勒諸為海鷗鳥 每旦之海上從鷗者  
至者數百而不止其父曰吾聞鷗鳥不  
遊取來玩之明日之海上鷗舞而不

晉

竺法深高法深不知其俗姓蓋衣冠之流也道徽止京邑內持法細外允具瞻弘道之法也以業慈清淨初不耐風塵考室對縣東山同遊十餘人高和浩然

竺法深在簡文坐劉尹問道人何以遊朱門答

曰君自見其朱門貧道如遊蓬戶

晉

高坐道人胡名尸黎密西域人傳云國子以天質高朗風韻道遠王尊一見奇之以為吾之徒也周顛領運其王尊一見奇之以為吾之

人無恨俄而顛過著道人對其靈座作祝數

千言音聲高暢既而揮涕收淚其象樂興皆

此類在石于周常行頭陀卒於梅岡

高坐道人元帝於家邊立寺曰高坐不學晉語諸

領意得頓在言前或問此意簡文曰以簡應對之煩

時人欲題目高坐而未能桓廷尉以問周侯

周侯曰可謂卓朗桓公曰精神淵著

晉

愍度道人名德以門題目曰支愍度才學清出

愍度道人始欲過江與一僮道人為侶謀曰用

舊義往江東恐不辦得食便共立心無義既而

此道人不成渡愍度果講義積年後有僮人來

先道人寄語云為我致意愍度無義那可立義

者曰種智有是而能圓照無則善果亦空謂之空無常住不變謂之妙有而無義者曰道智之體豁如太虛匿而能知無而治此計權救饑爾



宋劉

無為遂負如來也

道猷

先生公弟子也師亡後見新出勝蔓胡宣遺訓

宋文帝嘗問慧觀

姓崔清河人十歲便以博見馳名弱年出家遊方廬山

稟惠遠風神秀雅思入玄微

頓悟之義非復習之

有頓悟漸悟

脩二答云有生公

竺道生每為人勿頓悟若神

奇技開義開餅王弘弟

道猷即教臨川郡發

遣到京既至延入宮內大集義僧命猷伸述

悟時競辯之徒關責互起猷既積思忝玄又宗

源有本來機挫銳性必摧鋒帝撫几稱快曰

吾入曰生公孤情絕照猷公直覺獨上可謂大

晉

淨也

中朝小兒

中朝有小兒父病行乞藥主人問病曰患瘡也

主人曰尊侯明德君子何以病瘡俗傳行瘡鬼

入故先武嘗謂景丹曰嘗聞壯士不病瘡大將軍反病瘡耳答曰來病君子

所以為瘡耳

謂平等

金剛經曰是法平等無有高下

佛為通

曰以我不平破汝不平汝若得平即我平矣顧

今亦爾以淨之淨破彼之淨彼得無淨即淨無

唐

省郎

貞觀中尚藥奏求杜若教下度支有  
眺詩云芳洲生杜若况懷故人詩曰贈佳期  
坊州貢之本州曹官判去坊州不出杜若應由  
讀謝眺詩誤華省名即作此判事豈不畏二十  
八宿笑人耶太微宮後二十五星郎位也太宗聞之改授雍  
州司法

世說新語卷之十二終



本根楚寔而著騷  
本是同根生  
相與何太急  
善吳江而登

此乃以修其料

交其地

修其地

修其地

其地

其地

其地

其地

其地

其地